

黄裳著

小楼春雨

忆江南丛书

古吴轩出版社



黄裳，一九一九年生，山东益都人。曾从事记者、编辑、电影剧本编剧、戏曲编剧。四十年代开始散文创作，并熟于版本目录之学。撰有《锦帆集》、《旧戏新谈》、《过去的足迹》、《榆下说书》、《银鱼集》、《翠墨集》、《黄裳论剧杂文》、《黄裳书话》等三十余种，辑有《黄裳文集》六卷。

- ◆虞山春 / 1
- ◆游邓尉 / 10
- ◆苏州的杂感 / 19
- ◆花步 / 23
- ◆文徵明及其他 / 28
- ◆东山之美 / 32
- ◆钱柳的遗迹 / 40
- ◆访书 / 49
- ◆姑苏访书记 / 54
- ◆苏州的书市 / 61
- ◆我看苏州 / 66
- ◆宜兴之秋 / 70
- ◆秋山图 / 78
- ◆江村 / 84
- ◆诸暨 / 92
- ◆富春 / 109
- ◆春游杂感 / 131
- ◆关于柳如是 / 138
- ◆河东君小像 / 166
- ◆钱牧斋 / 170
- ◆梅花墅 / 174
- ◆常熟听书记 / 195
- ◆吴门读曲记 / 202
- ◆“歌台忆旧”之忆旧 / 218

◆访叶圣陶翁 / 2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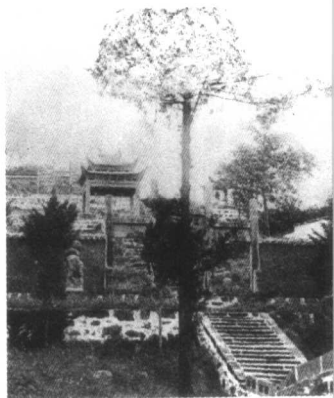
◆故人书简 / 227

◆槐痕 / 232

◆忆俞平伯 / 237

◆后记 / 251

虞山春



虞山言子墓旧影(摄于一九一七年)

忆 江 南 丛 书

1

第一次游常熟，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了，印象早已淡漠。只记得王四酒家的黄酒味道很好，那鲜红的“血糯”也实在甜得要命，此外就再没有剩下什么别的记忆。但也约略记得在剑门侧边的拂水岩上，的确遇见过一阵风来，水花扑面有如水雾的奇遇。

十多年来，从书本上逐渐增加了对常熟的认识。日益淡薄下去的实际印象慢慢由不少历史事实填补起来，增加了一些特异的色彩，常熟在我的头脑里逐渐变得更有吸引力。因此，几天前朋友打电话来说要组织一次常熟旅行的时候，立即

答应了，而且为了动员妻一同前往，把“拂水”的“神话”夸张了一番，说得神乎其神。

一早四点钟就起了床，赶到集合地点，刚好准时在五时开车，出了上海市中心，穿过北站，向嘉定的方向驶去。一路上满眼娇黄的菜花，紫红得有如一片片地毯似的苜蓿花，和一片片麦田，一块块整治得十分齐楚的早稻秧田，眼睛觉得顿时清亮起来。那空气也清新得出奇，好像在城市就根本无从享受到似的。

车过南翔，古漪园的大门一闪而过，不久就是嘉定。这已经不再是三百年前侯峒曾、黄淳耀们抗清死守的那座古城，也不是李流芳、程孟阳这些诗人画家聚居的水乡城镇了，它已经建设成一座近代化的城市。这在夜晚归车中看得更是清楚，电灯的行阵，汽车大约穿行了十来分钟才过完。

再下面就是太仓，是复社领袖张天如和诗人吴梅村的故里，再走就进了常熟境，桥逐渐多了起来。经过了白茆港，这是顺治中郑成功的水师直抵京口那一役，在长江岸侧的联络据点之一；罍里，是有名的铁琴铜剑楼所在地……这样，头脑里的历史联想逐渐活动了起来，即将来临的虞山也显得更有吸引力。一直等到从一片平畴远处发现了淡青色似有如无的一抹远山，才惊叫起来：“看，那不就是虞山！”

这种惊喜心情在游过滇黔山水的人看来是



虞山辛峰亭夜景

可笑的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在江南这一片肥腴的土地上，是无从想象滇蜀山川的风貌的，于是人们看见了这样的小山，也不禁欢欣若狂了。这又可以使我们连想起一个有趣的事实。盆景，这种艺术形式就是在江南一带的城市里长大的，那原因恐怕也就在此。人们很少看见奇伟的山川，于是就只能在想象里勾画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风景，借助于尺寸之地，点染、布置。但结果，这样培植起来的盆景，那气局不能不是狭小的。就连苏州那些著名的花园，那些放大的盆景，也不能不是这样的。虽然，在另外一个方面，却达了艺术上崇高的成就。

就这样胡乱想着的时候，车子到了常熟，进城以后就停在著名的“言子墓道”下，也可以说就是虞山脚下。

这是一座墓吗？还不如说是一座小山的合适。好久没有登山的人，看见这座排了整齐的石级的土山，也很有兴致地拾级而登了，而且流了汗，增加了喘息。这里有不少石坊是从明、清以来建立起来的，我没有抄下那许多石刻的横额和联语，总之，人们对孔子的这位得意学生是寄予了很高的敬意的。在孔门四大弟子中间，他是首席，而且是第一个把先生的教义带到江南来的。

站在墓顶，吹着风，可以俯视整个的常熟。这倒是它很大的一个优点。可惜我们的导游人并不是一个历史家，否则他就会指点给你，在那一大

片整齐清洁的瓦房中间，那里是绛云楼的故址，那里又是翁同龢的故第，……那是会增添多少趣味啊！

二

从言墓下来就到公园里去吃茶。公园是新建的，但那山水亭榭、树木溪池却都是多少年来培植起来的。在公园入门处，我们见识到著名的红豆，“红豆山庄”因之得名的红豆，可惜这只是六七尺高的一颗“样本”。

坐在溪边的茶座上吃茶。这一带很像杭州孤山后山一带的景色，那参天的古树，那曲折的溪流，那高低起伏作势的山峦，都十分像。这原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植起来的，只可惜不知道从前这曾经是谁家的园囿？

提前了的午饭是在王四酒家用的。地方还是老地方，不过已经修饰一新了，楼上柱间悬挂着翁同龢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：“带经锄绿野，留露酿黄花。”是刻在木板上，嵌了绿的。这怕是翁的晚年书法进入化境以后的最佳制作，比起后来在兴福寺里所见的一联高明多了。他是写苏字的，但又有一种颓放的腴美，好像一个吃醉了的胖老头儿。

同座的一位朋友，他的祖父是曾经作过昭文县令的。其时正好是戊戌翁同龢“放归”之后，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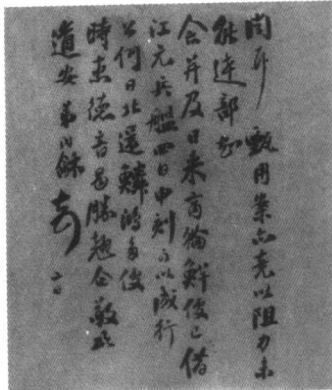
负有“管束”之责。但一个小县令又怎能去“管”一个退归林下的大学士呢？那办法也很妙。大约每月一至二次，由县官盛服坐了轿子去拜访这位大学士，而主人则不得挡驾。人坐喝茶，胡乱谈上一通，告辞，然后由知县向上司递一个“翁同龢不曾生事”的报告，就完了。据说这位“常熟相国”晚年是经常住在“山里”的，其实就是山脚的花园里。但每月也必回城里住一两天，就为的是接受知县的“拜谒”。这位大令还请他写过一副对子，据说过了两天就很快地送来了。我也曾经看到过，上款是某某公祖大人之类很恭敬的称呼，但那字却拘谨得很，远远不及酒家里所悬的一联飞动而有姿媚。

饭吃得并不满意，原因是油太多了。这里生产一种很著名的松菌油，的确是一种名物，散发着松子的清香。可惜的是每只菜都大量地使用了这种油，这就使人们有些望而生畏。本来打算来吃些清淡而别致的菜蔬的，得到的却是浓重而一般的食物，这就不能不使人失望。

但那桂花酒却很出色，甜、香，隐隐有一种桂花的香气。

三

在没有太阳但颇郁闷的中午，开始爬山了。这就使那原来并不起眼的虞山，变得有些了不



起，虽然谈不上是怎样的崇山峻岭，想一口气登上绝顶，也还需要花一些力气。

前山是并不出色的，特别是到了齐女坟前那块平衍的山坡上时，更感到枯燥。没有树，只有小小的幼松，此外就只有沙砾。但在这儿已经可以看到山脚下的田野和两块明净如镜的湖水了，看起来正像翠绿斑驳的丝绒毡子上面镶了两块透明的水晶。很有少不帆船，在湖面上恰似一束束黑色的流苏。导游人说“这是尚湖”，好不容易才辨清了那浓重乡音所表达的字样。“尚湖”！啊，在吴梅村的诗句里曾经出现过的，“春暖尚湖花”的尚湖。湖水的确是美，完全不曾辜负诗人送给她的华丽的词藻。

正像一个刁钻古怪的美丽女人，永远不肯爽快地正面向人一样，虞山的胜处，就正是爬过了那平淡无奇的冈峦之后才能窥见。剑门、拂水，一下子都在眼前了。的确是突出的清秀，是一种几乎有些清冷的秀丽。那些削壁，那只有一线可通的、在峭壁上绽开的“剑门”。更奇妙的是展开在这一片削壁脚下的一片锦绣般的田野。尚湖，在这山巅高处是看得更清楚了。在飞机还没有发明的古代，人们也只有从这种高处才有可能鉴赏祖国的锦绣山河，难怪杜甫会唱出“会当凌绝顶”那样的诗句来对大自然发出充满喜悦的惊叹！

剑门就在那山崖上面，嵌着两个朱红的摩崖大字，还是明代嘉靖中的刻石。站在只有几尺宽



虞山剑门

的山径上，要仰起头来才能仔细地看到它，而再一曲身，就是“下临无地”的空旷。

这不禁使我想起也是十多年前的记忆来。同样也是一个阴阴的天色。但不是初春而是晚秋，我曾经走过四川的那个有名的剑门。那才是真正的剑门，那个“门”是两片奇峻的山峦组成的，不像这里，只是出现在一片山壁上的一条缝隙。过那个剑门的时候，我曾经暗诵着陆游有名的诗句：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！”现在就不禁又想起了它。也就在这时，脸上感到飘拂着清凉舒适的雨滴了。

四

来不久细看什么“拂水”，赶紧躲进“报国禅院”别院禅堂里去听雨。这是又扫兴又有趣的。山中遇雨固然是增加了困难，但登剑门又怎能没有“细雨”呢？

不需要好久，“细雨”已经变得有些近似大雨了，虽然还不曾到达“倾盆”的程度。

喝着寺里淡淡的本山茶，听着有一搭没一搭的“神话”，忽然想起有些过去的文人写下的虞山游记，不禁有些好笑了。就连生活在清初的尤侗，在一篇虞山游记里，不但十分夸大地描写了这儿的风景，而且还说这座寺院就是当年钱牧斋的拂水山庄。记得后来有什么考证家根据记载纠正了

尤侗的谬说，其实用不到考证，只凭常识也可以断定这种说法之无稽。

钱牧斋虽然“风雅”，总也不肯把别墅造在这里。他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“超人”，柳如是怕也不肯在这里久住的。不但饮食使用等供应不便，也实在没有什么好玩，活动地区太狭小了。如果整天坐在剑门下面去望尚湖，也必然无趣得很，而且不要很久，就会弄得头昏眼花，弄不好还会落得一个忡怔之疾。

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，是不久以前友人摄赠的一卷《月堤烟柳图》。这是柳如是的作品，前面有钱牧斋的题跋。他描写的还不过是拂水山庄的八景之一，画面里有长堤、小桥、桃柳、楼阁，柳荫之下还停泊着一只小船，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山顶的格局。看起来，所谓“拂水山庄”多半还是在虞山之麓，虽然不能确指，像那公园左边一带，就很有可能。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什么“入山惟恐不深”的鬼话，钱牧斋虽然口口声声说什么“投老空门”，但要他和和尚们一样住在庙里，怕是办不到的。收起租米来就不方便，更不必说交结官府包揽词讼了。

这样想着，想着，窗外的雨却越来越大了。终于听到了和尚的警告，看样子雨是不会停的了，而时间越久，山路就越滑，下山就越困难……

这倒是十分别致的经历。当我们从后山小路冒雨下山的时候，尝到了很不平凡的滋味，倾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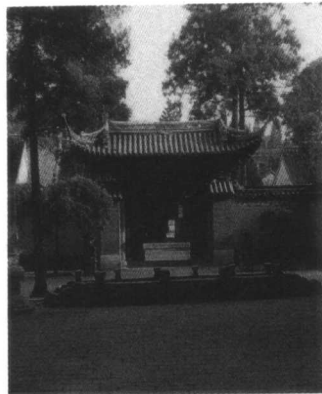
的，几乎没有路径的，长满了各种树木草丛的山道，是那样难于伺应，往往要拉住了丛树的枝条才能放心地滑下去。但偶尔驻足休息时，就又看见了奇妙的景色，满山的浓绿一经雨洗都泛着油亮的光泽，山腰是一片迷濛的雾，像围了一束轻绡……

等回到“破山兴福禅院”时，人们的身上几乎都湿透了。

这雨，的确落得有些扫兴，它打乱了原来的计划。本想拜谒新发现而且重修过了的黄大痴墓和吴渔山的墨井的，也打消了原议。只在一家著名的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菜馆——山景园里吃了刚刚上市的鲥鱼，就上了汽车。

雨，洒在公路上，洒在长着茂盛的农作物的田野里，洒在新兴的近代化的城镇上空。当暮色逐渐袭来时，当汽车从黑暗中驶近布满灯火的嘉定、南翔的外缘时，可以看见车窗玻璃上面布满了闪光的水珠，城镇的灯火也变得红红的了。没有这雨，是不会为夜晚归途增添一重朦胧的诗意的。等车子重新驶入黯黑广阔的田野时，就又猛地听见欢畅的带着金属意味的震耳蛙鼓，不用说，夜雨也为它们带来了很大的愉悦。

一九六二年



虞山兴福禅寺

游 邓 尉

小 楼 春 雨

10



光福塔

今年的春天多雨，清明以前几乎有一个月没有晴过。老早就和盖叫天先生约好陪他到苏州光福去看“清奇古怪”四棵柏树，也就因为下雨的关系，一直拖延着没有能够成行。过了清明，天晴了，可是又突然热了起来，像是初夏光景了。今年江南的春天好像就是这么匆匆地过去的。

我们坐在沪宁车上。盖老穿了一件呢夹袍，天太热了，他不能不把袍子脱掉。去掉袍子以后就露出里面白粗布的褂子，青绸裤和一双双梁的缎鞋。这个打扮看来如此熟习又如此陌生，也许在北京，北海还在哪里，间或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装束吧？可是在上海，那简直就看不见。难怪盖老笑着说：“你看我这个打扮怪相不怪相？”这双鞋

还是三十年前做下的，前几天才从箱子里翻出来。白粉底，黑缎面，高高的双梁，正像他在台上演《拿谢虎》穿的那双云鞋，虽然云鞋有花，又是紫色的。这双鞋配上青绸裤白布褂子，和他那白发飘萧的两鬓、紫红丰满的面庞配在一起是非常协调的。盖老今年六十九岁了，就在前一个月，他还上海登台，一上台就又是“活武松”。奇怪吗？“没什么奇怪的。”盖老常这么说，“今天有毛主席吗，我老不了，还能再唱他几十年。只要能让我有登台的机会。”老先生用不惯我们常用的词“活在毛泽东的时代里”，但他的话就正是这么个意思。

我们约好第二天中午在木渎的饭店里会齐，再一起去光福。盖老要我找两本书，考查一下有关光福的历史，这样玩起来可以更有兴趣些。我本来随身带了一本《百城烟水》，这是清康熙中吴江徐崧和长洲张大纯所辑的地方名胜志。本来以为可以够用了，可是晚间枕上一翻，材料实在少得很，不能满足盖老的期望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到人民路一带的旧书店里去翻看架上的旧书，找来找去才买到了两本铅印本的《光福志》，时间已经将近中午了。

匆匆赶到阊门，汽车站上游人在排队，最早的班车也要下午两点才开，只好跳上一部三轮车，赶紧出了城。

挺好的太阳，不像昨天那样晒在身上发烫，

只引起一种暖融融的感觉。这才是真正的春天，迎面而来的风吹在身上也觉得愉快。公路比去年前年都好得多，坐在车上有一种不太感觉得到的震荡，拿起书来赶着看，同时眼睛又不得不常常被吸引离开纸面。公路两旁是一片绿，在碧绿的海里常常出现一大片黄的、红的菜花，像织锦。菜花也有那么一种淡淡的香气，想仔细闻时就又没有了。还没有翻完一卷书，已经到了横塘了。

别看轻这简单的一条小河，和架在河上普通的木桥，古代诗人为它唱出了多少美丽的诗句。祖国就是这么可亲，在每一块土地上面，都留下了丰富、美丽的故事。多少代的年轻人在这个横塘上发生过多少次美丽的恋情，不一定是这条小河才叫横塘，只要有河水、有垂柳的地方都是的，不是吗？

我们遇到了多少次迎面而来的和从后面赶过去的汽车。大卡车上满满地挤着春游的人们，他们大都是集体的，从车上插着小红旗可以知道。有工人，有学生，从卡车车身写的字上可以知道。旅行的人们是快乐的、激动的，从他们唱歌的声音里可以听出。每逢一辆卡车驶过，车上的人都向我们笑，好像带着一点歉然的意思。最初我觉得奇怪，后来才明白，他们的歉意不只是为了赶到我们的前面去，更重要的恐怕是卡车给我们留下了一阵长长的尘雾的原故。

赶到木渎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了个土人了。

在饭店里和盖老遇到了。我们进门的时候是十二点一刻，找到了座位坐下来是十二点半，等到吃完了饭走出去，就已经快两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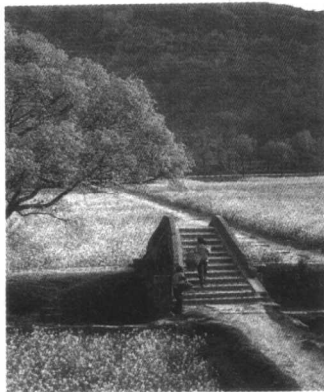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回坐的是汽车。

车子从灵岩山脚下穿过去，在太湖旁边的山群里走着，显然，这里出现的山水是另外一种风格了。

说来惭愧，苏州来过不下二十次，好像应该到的地方都已经到过了，其实除了城里的几个花园以外，最远也不过是到了灵岩和天平。平常有这样的感觉，苏州的山水也不过和它的花园是同型的東西，很像小摆设，灵岩山上的庙和塔，天平山上的那些“笏”（天平山壁上有许多像朝笏一样的岩石，有“万笏朝天”的名称）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盆景。苏州人做得一手出色的盆景，灵感大抵就是从这种地方来的。可是现在车过灵岩，才发现太湖边上是另外一种风光，虽然比不上西南山水的雄奇，可是到底已经不再属于盆景的范畴了。

真好像又温习了过去所谓常熟派画人的笔墨。从前总奇怪，为什么画里常常只写一树一石、一角危楼、一个孤立的山峰，看了光福道上的山水，我想是可以多少对这个问题有些理解的。

车子一转弯，就会在你眼前送来一棵怪树，那古拙的形态，插在山角上，不能不引起你的注意，如果你是画家，就不能不把它记录下来。有很



苏州郊外春色